

范与失范:新闻真实的异项追求¹⁾

饶广祥 李巾豪

摘要 从行为表现展开的新闻失范讨论,其共同特点都是报道的不够真实。因此,本文认为“新闻真实”能够作为判断“范”与“失范”的标准,“范”就是同时满足符合论所强调的文本与客观事实相符,文本“融贯论”要求的文本内部一致,社群真知论提出的新闻文本必须得到阐释社群的认同。“新闻失范”则是由于新闻对异项的二度追求,是“标出项的标出”,后真相时代的虚假新闻、反转新闻等是新闻失范的典型代表。新闻失范带来的直接后果是媒体舆论引导力的下降,理解新闻失范对改善当下的舆论环境具有很强的理论指导意义。

关键词 新闻失范;新闻真实;符合论;融贯论;社群真知;标出项;舆论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作者 饶广祥,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广告与符号学副教授,符号学-传媒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四川成都610064;李巾豪,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符号学-传媒学研究所,四川成都610064

DOI:10.15897/j.cnki.cn51-1046/g2.2018.06.003

专业媒体在借助移动社交技术重获新生的同时,也逐渐出现了向“后真相”靠拢之势。比起陈述客观事实,诉诸情感和观点更能扩大传播和影响舆论,这也直接导致了新闻失范行为高发,且其表现也日趋复杂。

失范概念本身是一个动态的、发展的、多义的范畴。马里·居友、涂尔干、默顿和索罗尔等人曾对此展开过讨论,但每一种观点背后大致都指向了同一个原因:“社会规范的指导力量或社会控制力的弱化和松弛。”^[1]普遍观点认为,失范是社会团体或个人对现存社会规范的违反、背离,新闻失范就是新闻媒体和新闻从业者对基本职业道德、伦理精神的违背。如此描述显得宏观而难以直接判断具体行为,新闻学相关研究往往将“范”作为一个已知前提直接使用,很少追问“范”与“失范”的界限具体在哪里,二者的判断标准还未被清楚地辨析过,由此产生了三个递进式的问题:新闻失范的具体表现是什么?新闻失范的深层原因来自哪里?新闻失范带来了什么后果?本文结合符号学理论,试图回答以上三个问题,并希望能借此提升新闻失范理论在实践应用中的指导价值。

一、范与失范的判断标准

有关新闻失范的期刊文章主要囊括以下10个主题词,分别是“道德”、“失范”、“混岗”、“假”、“真实”、“失实”、“有偿”、“策划”、“低俗”、“侵权”。^[2]除前三者,其他关键词基本全面覆盖了当下比较普遍的新闻失范行为。不难看出,这几类现象都汇聚到同一个核心词:新闻真实。

1)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重大项目“当今中国文化现状与发展的符号学研究”(13&ZD123)。

最容易辨别的失范新闻是以《新闻记者》每年评选出的年度十大假新闻为代表的虚假新闻和反转新闻。有偿新闻、策划新闻之所以不符合真实性的要求,是因为反映的事实经过了人为操控,且带有较强的目的性。新媒体时代最突出的新闻低俗化、冲突化现象,问题出在过分迎合受众喜好,选择性地放大甚至夸张渲染后呈现,与之相关的“以偏概全”报道均是一种非常隐蔽的新闻失实^[3]。至于新闻侵权,无论是获取一手资料的方法途径,还是新闻报道带来的不当影响,其本质出发点都是为了追求真实、还原真相。因此,“新闻真实”是判断范与失范的根本标准,讨论新闻失范必须先回到“新闻真实”上来。

真实性是新闻的第一生命,学界对真实的探讨从未停止,观点纷呈,尚未获得广泛认可。最初一段时间里,真实性的研究焦点集中在新闻报道与客观事实真相的关系上,即我们常说的“符合论”。童兵强调,新闻报道“必须同报道对象(认识客体)完全一致,否则就是对被反映的客观事物的歪曲,就是假报道或失实报道”。^[4]杨保军对上述观点进行了延伸,将新闻真实论中的符合阐释为“新闻认识与新闻事实之间的某种符合关系”,是可通过证据证实的、与事实真相的符合,且理想状态下新闻应全面反映新闻事实,“片面的真实就是不真实”。^[5]在城乡矛盾、贫富差距、官民冲突、医患关系报道大肆横行的今天,该断言着实应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由于对极端事件的过度展示,再加上报道立场有失于偏颇,媒体强化了转型社会中我国的矛盾对立,甚至起到了二次激化的负面作用。但实际情况是,即使是一则简简单单的消息,也很难做到报道与客体的完全一致或是绝对全面的符合,就像我们无法彻底描述一个物的所有品质,只能尽可能多的呈现重要的、有意义的局部。现实媒介环境下的新闻失范,即对真实的偏离,多数情况并不是非真即假的二元对立,不少是模棱两可的、似是而非的,若仍以传统的新闻真实观来讨论范与失范,难以有效辨别新闻是否示范。

蒋晓丽等人也意识到了这种新闻的“客体之真”所面临的多重困境,并指出了一条新的研

究路径,认为“在具体新闻实践中所能求的真实,是新闻的‘符号之真’”。^[6]她在新闻符号文本、客体事实的基础上,又引入了当事人/目击者、新闻传播者和新闻受众这三方主体,而新闻的“符号之真”就存在于这多方符号主体对客体事实认识和解释上的互动一致中。同样是从新闻传受主体出发,操瑞青则将新闻视作一种知识,在此视野下,认识论意义上的“新闻真实”其实是“假设真实”,其目标在于“形塑受者对传者及其报道内容的信任关系,并最终在二者之间达成一种认知共识。只有实现了这一点,新闻才有可能成为一种偏向于经验性的知晓型知识,在现实世界中发挥自己的作用”。^[7]不论是蒋晓丽的“符号真实”还是操瑞青的“假设真实”,它们在广义上都可归结为传播者与接收者之间的“互动真实”。

总体来看,新近的“新闻真实”研究都在逐渐摆脱符合论的束缚,尝试转换方法思路,寻求更有力且贴合实际的解读路径。本文并不否认将新闻报道与认识客体放置在一起比较并评判二者在多大程度上“符合”的重要性,因为归根结底一个事件的实际发生才使得描述这个事件的报道能够为真,但囿于其过度绝对化和理想主义,及时吸纳“互动真实”的观点便显得极为重要。需要强调的是,不管是符合论的真是,还是“互动真实”,核心都是新闻文本。严格地说,新闻真实应是“新闻报道真实”。综上,笔者认为在符号学视野下,新闻真实有三个维度,符合论是基础,其次是文本内融贯,这两者最终都还依赖于解释社群的认同。只要打破了以上任何一条,就可判定为新闻失范。

二、回到文本:三种新闻失范

(一)可证实的符合

新闻必须坚持真实性的原则根植于它的体裁期待。“一个文本被展示为某种类型,用它所属于的体裁规定的方式给予解释,这就是所谓‘期待’。”^[8]受众在长时间的媒介接触中,早已熟悉新闻的基本特性,也就是新闻的体裁特征。在正式阅览一则新闻之前,读者已知晓这是新闻,并将带着自己对新闻的已有认识进入解读,这其中最

主要的认识便是经由新闻文本反映的事实要同客观真相相一致,即新闻的真实期待。这就要求新闻报道的每一个具体事实都能在现实世界中找到对应依据,经得起考量。新闻内容必须符合客观事实是新闻真实的根本特征,无法与事实真相验证的新闻就是失范新闻。

但是,一则新闻并不是说自文本生成后,刚刚到达受众端就可判定为“假”,正如上文所言,新闻的体裁期待决定了人们在首次接触报道时相信它是真实的。因此,符合论下的新闻失范经历了从“范”到“失范”的转化,中间存在一定的时间间隔。也正因如此,才有了“山东14岁神童签约麻省理工”等一系列反转新闻的出现。

综合来看,这类失范现象在现实中很容易被指明出来,且具有较强的时空特性。因为它明显是与客观真相对立的“假相”,即使最初人们视其报道为真,但只需在后来的时间里稍加考证,就会发现其中的破绽。比如2017年7月,某媒体以《河南疑被老师强奸12岁女生自称遭到威胁,警方至今未公布详细案情》为题,站在被害者的立场,对西华县奉母镇一中两名教师多次强奸12岁学生的事件进行长篇报道,并引起大量转载和持续关注,网络上一时间充斥着对当地公安机关的怀疑与指责。随后官方调查和医学检验结果显示,均未找到强奸的事实证据,最后发现这是一则经由举报人策划,媒体未加核实就予以采信的新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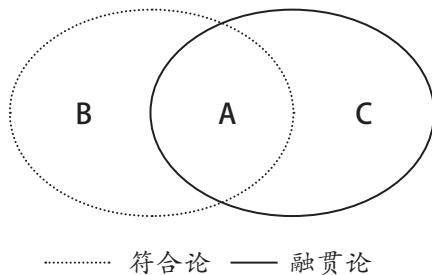
这类新闻失范由于错误过于显而易见,再加上严重损害媒体的信誉和权威,因此在专业媒体上并不多见。通常情况是自媒体首先爆料,然后专业媒体跟踪扩散,最终形成了违背符合论的新闻失范。专业媒体中更常见的两种失范现象将在后文详细讨论。

(二)文本内的“横向真知”

任何一个符号表意过程都由发送、文本和接受这三个环节构成,新闻报道只有到达接收者那里,经过解释,才有了“真”与“不真”的区分,因此受众(也包括与该新闻生产无关的媒体/记者)才是判断新闻是否有失规范的主体。前文已经阐明,符合论下的新闻失范必将经过从“范”到“失

范”的转化,原因就在于其文本内是融贯的,在不考虑客观实际的情况下,受众可顺利通过新闻提供的逻辑去分析、推断新闻的可能面目,并据此确立对该报道的信任。

赵毅衡认为,文本内真实性可分为狭义的文本真实性以及文本与伴随文本结合而成的“全文本”真实性。“文本内真实性,必须符合融贯原则,即文本各成分逻辑上一致,意义上相互支持。”在同一文本区隔出来的意义环境里,各种符号元素具有逻辑融贯性,也就是“融贯论”。^[9]另一个大类则是文本与必须进入解释的伴随文本因素之间的呼应和融贯性,如标题、作者名等。虽然融贯论一直作为符合论的直接对立面出现,海德格尔已经指出过两者之间的关系:“真实的东西,无论是真实的事情还是真实的命题,就是相符、一致的东西。在这里,真实和真理就意味着符合,而且是双重意义上的符合:一方面是事情与关于事情的先行意谓的符合;另一方面则是陈述的意思与事情的符合。”一个提供真知的文本必然是“符合论提供文本外真实性,融贯论提供文本内真实性”,二者缺一不可。只要不满足其中的任意一条,就是新闻失范,关系如图所示:



A区域便属于海德格尔笔下的“双重符合”,也就是一则合格的新闻报道。C区域已经在上一部分详细讨论过,新闻文本内部确实是彼此融贯的,但却因与客观事实不符,因此是彻彻底底的“假新闻”。而B区域体现的失范行为则更为普遍,新闻失实不是由于反映构成新闻事实的各个要素与实际不匹配,在新闻传播实际中表现为文本内部各环节之间的冲突不和谐导致文本的逻辑失范,容易被误认为是不实新闻。江苏建湖县委书记“漂浮门”曾引起众多网友的围观。原新闻

文本陈述了县委书记到某机械公司调研的客观事实,并配了一幅现场视察的新闻图片。但由于色调的原因使照片看起来非常像后期合成,导致图片事实与文本陈述事实自相冲突,让人产生怀疑,因此招来了“县领导也玩漂浮”的指责。尽管调查后证明了该新闻图片的真实性,但给当地政府和新闻媒体造成的负面影响已无法挽回。新闻的真实性就在这种不融贯中受到质疑,甚至伤害到了传播主体的公信力,这类失范现象也应引起新闻从业者的足够重视。

(三)新闻的社群真知

为了较大限度地保证新闻的真实性,记者一般非常注重花费笔墨来描述细节。详实具体、细节丰富的新闻,再加上与其相关的各元素在文本中的融贯一致,往往就让人自动排除了它有可能与现实不符的选项。矛盾的地方恰恰在此,无限丰富的细节属于新闻中大量存在的很难寻找到判定依据的内容,读者几乎没有机会也不会去核实此类信息的真实与否,但却对其真实性深信不疑。如以下这段文本:

辱骂、抽耳光、鞋子捂嘴,在11名催债人长达一小时的凌辱之后,杜志浩脱下裤子,用极端手段污辱苏银霞——当着苏银霞儿子于欢的面。(《南方周末》2017年3月24日法治版)

除了当事人和目击者,没有人说得清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受众也不大可能专程找到苏银霞或者于欢去问“我了解的就是真相吗”。这其中的关键在于接收者相信该报道并认为通过它自己能够了解现实,基本不会考虑新闻是否完全真实的问题,此时就涉及到解释社群的判断。

皮尔斯在讨论真实时,使用了真知(truth)的概念,他指出真知是同一个文化背景之下的社会群体探究的结果,是人们运用科学方法进行探究时最终会达到的“社群性一致意见”。“真知之所以为真,是社群根据已有实践和经验,经过探究后认其为真。社群已有的经验和实践,是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所获得和积累的,最终反映到认知层面,形成整个社群一致的认知。”^[10]因此,新闻符号文本所传达的意义,无论是与客观事实相

符还是文本内逻辑融贯,最终都依赖于解释社群的认同,才会被认为是真实的。类似的其他观点有,新闻真实不过是一种“信任真实”、“相信真实”。^[11]那么,新闻真知就是受众根据已有的阅读经验、社会经历和伦理道德,相信新闻所呈现的事实,并在动态的变化过程中达成的社群一致认知。

不幸的是,在新闻真知视野下,媒体似乎变成了一只狡猾的狐狸,它通过给社群源源不断地提供新闻产品,帮助其获得足够的经验和解释规律,然后再利用这种一致性认知,制造热点话题,挑动公众情绪。较具代表性的是我国的刑事案件报道,由于公众对司法程序和法律知识了解的不足,层出不穷的以强欺弱类新闻让公众逐渐把拟态环境当成现实,认可并接受了传媒世界里的准则。《刺死辱母者》之所以能掀起这么大的舆论波澜,首先就在于他意识到了受众会对“辱骂”、“抽耳光”、“凌辱”等暴力冲突的无条件接受,然后刻意选取这些容易引起公愤的细节特殊呈现。最终导致媒介审判凌驾于司法之上,司法机关的独立性受损。再到今年年初的“汤兰兰案”,媒体大概忘记了自己的第一要务不过是谨慎地追求事实真相。这种隐蔽的新闻失范造成的后果不仅仅停留在文本本身,更严重的地方在于它干预到了现实世界的运转,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不容小觑。

三、异项追求:新闻失范的驱动机制

新闻活动是人类近代史上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文化现象之一,若要从深层结构来寻找为什么会出现新闻失范的原因,文化符号学中的标出性理论则提供了很好的关照。

标出性本是语言学中的一个概念,对此的定义是“对立项双极不对称”(asymmetry in a binary opposition),较少出现的是“标出项”,使用较多的则是“非标出项”。赵毅衡(2016)指出,文化领域同样存在大量的对立范畴之间不对称,但却比语言学中的情况复杂得多。与语言学纯粹的“二元对立”所不同,文化是伦理价值的,普遍存在“非此非彼,亦此亦彼”的意义项,可称之为“中项”。携带中项的非标出项为“正项”,而中项

排斥的为“异项”,即标出项。^[12]但“中项的特点是无法自我界定,必须靠非标出项来表达自身”,因此中项偏边是各种文化标出性所共有的特征。

王强首次将新闻文化置于“标出性理论”视域中加以考察。^[13]他认为“新闻业中的‘正项’,建立在客观诚实的报道基础之上,由此类报道形成的‘叙述规约’使得受众与新闻从业者之间达成了认可、信赖和尊重的关系。”。简单来说,应具有客观、公正、严肃、诚实、为公共利益服务、履行社会责任等“正项”品格。而与之相对的“异项”,指的是那些过分娱乐化、小报化和煽情化的报道、“假事件”新闻以及叙述方式。介于二者之间的类型可以视为“中项”,普遍做法是融合正项与异项的特质,兼顾新闻价值和受众趣味,实现事实与娱乐之间的平衡。那么在此观点下,不以“客观中立地向公众传递具有公共性的信息”的新闻就是被标出的。若单从新闻的社会功用来看,王强的观点可以说是非常的深刻,但不足之处在于没能从新闻的本质来揭示新闻文化。

相比之下,廖云路(2016)的阐释更为全面有力。^[14]从新闻定义而言,新闻本身就带有“标出”的特性,通常反映的是与社会正常状态相异的现象,人们需要通过新闻来减少对周围环境的不确定性。此时便存在如何选择具体事件进行报道的问题,选择的标准就构成了新闻价值,包括时新性、重要性、接近性、显著性和趣味性,其中的每个“性”都是新闻追求标出的反映。同时,新闻的“标出”特性还体现在某一类型新闻在媒介环境中是否标出,“按照‘正项-中项-异项’的区隔,在中国的媒介生态环境中,按照上级的指示进行宣传的单纯的政治传播为正项,反映经济、文化、生态、民生建设等新闻构成中项,而以赢利为主要目的,吸引受众眼球的娱乐新闻为异项”。

笔者认为,在讨论新闻失范时,需严格将“宣传”与“新闻”区分开来,那么无论是廖云路所说的公民新闻还是娱乐新闻,往往都选择与“正项”社会常态相对的“异项”进行报道,本质上都是“标出”的。在此基础上,我们接触的绝大多数新闻只不过是“标出项的非标出”。它们严格遵循符合论、融贯论、真知论“三论统一”下的真实性

原则,如实反映客观世界里发生的具有新闻价值的事件,长此以往,成为我们生活常态的一部分,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是“非标出”的。

与此相对,新闻失范则可理解为“标出项的标出”,它们是正常新闻所排斥的“异项”。同样是出于求新求异的本质,这部分新闻报道首先选择了客观现实中的极端“异项”,然后通过文本上的标出化操作,在媒介环境里再度标出。从具体表现上看,无论是哪一种形式上的新闻失范,其目的都是博取更高的关注度。而对于受众来说,异乎寻常的东西具有天然的吸引力,因此,新闻失范的根本原因在于对标出项也就是异项的二度追求。

第一层是对报道事实的选取,青睐那些不合常态的越轨事件,可称为新闻的“表层异项”追求。比如在医患关系的报道上,除非有外部力量强制要求,很少有记者会花大篇幅去呈现医生是多么尽职尽责地救死扶伤,患者在重获健康后对医生无限的感恩之情。相反,我们经常看到的报道大多数都认可医患关系是紧张的、负面的,诸如医疗事故纠纷、医生态度冷漠、暴力伤医等话题往往是媒体追捧的热点。若找不到这些异项,有时甚至会牺牲掉新闻的真实性,主动去“创造异项”。如某媒体在缺乏科学依据的情况下报道称,男子手术后右肾离奇消失,怀疑是主刀医生“偷走了肾”。随后的医学鉴定显示,肾“失踪”事实上是病人肾萎缩。

第二层是对报道事实的再现,在模糊事实的基础上建立情感纽带,可称为新闻的“深层异项”追求。具体到新闻文本的特点,表现为片面的、先入为主的报道,故意降低新闻事实中部分关键信息的地位,有意提炼突出事件中矛盾对立、生老病死等易引起情绪共鸣的点,放大同情、愤怒等情感异项。例如,“局面”希望能本着促进沟通、彰显理性的目的来重新梳理“江歌被害案”,却将焦点集中在被害人母亲与刘鑫破裂的关系上,节目上线后的舆论走向变为对刘鑫的辱骂指责,与初衷彻底背离。

综上所述,后真相时代新闻失范的主要特点是:文本本身部分符合事实,文本内部高度融贯,

文本情感贴合社群认知。这也正是当下新闻失范的危害之处,可轻而易举的通过操纵偏激观点或情绪来塑造认知,没有人再会考虑真或假的问题,仅仅是被唤起的情感共鸣就足以使我们对该新闻深信不疑。

四、结语:新闻失范导致舆论引导力下降

讨论至此,还有个疑问一直未被解决,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耗费精力来研究新闻失范。新闻失范的根源来自于新闻追求异项的本质,但并不是所有的“标出项”都是失范。将新闻真实作为判断新闻报道“范”与“失范”的标准,“范”即意味着新闻是“真实”的,是“标出项的非标出”。首先在于它是与客观事实相符,其次还要保证文本内各元素、文本与伴随文本的逻辑融贯,并且能够受到解释社群的一致认同。因此,本文认为,一篇合格的新闻报道应当是符合论、融贯论和真知论的三层叠加,只要缺少了其中任意一条,就可划分至本文重点讨论的新闻失范领域。新闻失范是“标出项的标出”,由于对异项的二度追求,出现了不同程度上的“失实”报道,使其在新闻全域内再度“标出”,后真相时代的虚假新闻、反转新闻等均为失范行为的具体表现。

在传播者层面,它们带来的直接影响是媒体公信力的流失,而媒体的公信力也就是新闻舆论的公信力。^[15]久而久之,受众逐渐开始怀疑媒体的可靠性,这也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现在普遍存在的“对抗式解读”,结果是受众不再信任媒体,媒体的舆论引导力自此下降。在受众层面,舆论是“公众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里,对与自身社会利益密切相关的各种公共事务所持有的意见和态度的总和”。^[16]而意见和态度的产生,则建立在公众对新闻报道中相关事实的认识和把握上。但现在大量存在的以情绪化内容为主导的新闻使得舆论有了走向极端的势头,舆论引导的本质,就是通过调控和影响这些意见和态度中的“非理性”成分,引导公众达成社会共识,树立正确的社会信念、社会情感和社会价值观。

因此,新闻失范造成的后果是双重的,最终使得当下的舆论引导工作陷入恶性循环的困境

中。在接收者端催生了极端负面的意见态度,亟需传播者通过特定的手段加以引导,但严重受损的公信力却使得这种引导能力大打折扣,很多时候都与理想目标相差甚远。在这个意义上,仅凭媒体主动采取的诸如“推进媒体融合发展”等行动措施来提升舆论引导力,难以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若同时配合以对新闻失范行为的防范,或许能事半功倍。

那么如何避免新闻失范,被动的做法是把异项排除的更远,深度边缘化,使其影响无限降低。按照笔者对“表层异项”和“深层异项”的划分,要么是直接不报道此类具有新闻价值的事实,要么是不再呈现新闻事件中以情感为中心的相关细节。但这两种措施都无异于纸上谈兵,前者消极到了不再生产新闻的地步,后者则明显违背了我们一再强调的新闻真实。比较实际的方案是,积极采取行动吸引异项,把异项收编至中项甚至非标出项,即以谨慎的姿态,客观、真实、全面地对异项进行再现。

参考文献

- [1]朱力.失范范畴的理论演化[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07(04):131-144.
- [2]周俊.转型社会中我国新闻失范行为状况分析[J].国际新闻界,2009(09):45-49.
- [3]石义彬、聂伟.“以偏概全”:一种隐蔽的新闻失实[J].采.写.编,2008(03):20-21.
- [4]童兵.理论新闻传播学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73
- [5]杨保军.如何理解新闻真实论中所讲的“符合”[J].国际新闻界,2008(05):43-48.
- [6]蒋晓丽、李玮.从“客体之真”到“符号之真”:论新闻求真的符号学转向[J].国际新闻界,2013,35(06):15-23.
- [7]操瑞青.作为假设的“新闻真实”:新闻报道的“知识合法性”建构[J].国际新闻界,2017,39(05):6-28.
- [8]赵毅衡.哲学符号学:意义世界的生成[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7:135.
- [9]赵毅衡.文本内真实性:一个符号表意原则[J].江海学刊,2015(06):22-28+238.
- [10]饶广祥、刘玲.从符合论到社群真知观:广告真实的符号学分析[J].国际新闻界,2017,39(08):54-66.
- [11]杨保军.论收受主体视野中的新闻真实[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7,39(08):25-28.
- [12]赵毅衡.符号学原理与推演(修订本)[M].南京.南

京大学出版社,2016..

[13]王强.“标出性”理论与当代新闻文化[J].新闻界,2015(23):24-29.

[14]廖云路.“标出性”视野下的公共新闻研究——基于中美两国媒介生态的比较[J].新闻界,2016(13):61-65.

[15]沈正赋.新媒体时代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和公信力的重构[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6,38(05):1-7.

[16]陈力丹.舆论学——舆论学导向研究[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51.

(上接第9页)

难以阅读,可能由于语言的问题。我希望邓建国副教授的新译本能够让它读起来更容易(我非常感谢他付出的努力)。许多英文读者都说他们很欣赏我的写作能力。据我了解,主要问题在于中国的传播研究是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发展起来的。我在所有书中都坚持如下观点:**传播与媒介研究有着杰出的人文传统,而我预期的读者是那些读过诗歌和哲学著作的人,是普遍受过教育的人。**从某种程度上说,我认为所有人都需要阅读诗歌和哲学,奖学金可以用来奖励这些人。在社会学理论的杰出作品中,最好的社会科学研究都具有哲学思辨性和诗意,而非平淡无味。我的主要建议是,传播学者阅读更多的文学、历史和哲学著作,这些著作中其实包含了许多有关沟通和交流

的基本问题。

不妨说,正是在人文传统和人文精神这个维度上,彼得斯的传播学术思想获得了自己的特性和高度。他立足于西方哲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深厚的土壤,将传播的观念定位于人类精神交流和文明构成的一般形式,超越了针对形形色色的具体媒介现象展开的“无关痛痒”的具体研究。当然,真正在主流传播研究体系内形成一种“超越经验”的观念研究“范式”(尽管彼得斯本人并不喜欢这个字眼)仍有很长的路要走,但彼得斯通过三本厚重的学术著作,为我们展示了这个业已习惯被贴上“浅薄”标签的学科所拥有的辽远的理论想象力。这种想象力,有可能在未来的某个时候,裂变为一种对整个人类文明有解释力的思想路径。